





薦蒙求表

饒列刺史李良上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  
士義或可稱爰自宗周逮茲炎漢競徵茂  
異咸重儒術竊見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列  
司馬倉參軍李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  
古人狀跡編成音律屬對類事無非典實  
名曰蒙求約二千言注下轉相敷演向萬  
餘事瀚家兒童二數歲者皆善諷誦談古  
策事無減鴻儒不素諳知謂疑神遇可封



真外即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  
云不出卷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  
子淵製洞簫賦漢帝美其文令官人誦習  
近代周興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  
蒙求哉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  
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  
藩扞每廣聽遠視採異訪奇未嘗遺一才  
蔽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  
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弊  
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天寶五年八月丁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 蒙求序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善惡  
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  
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  
之源而流之易於諷誦形於章句不出卷  
而知天下其蒙求哉



周易曰。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  
碎。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故以  
蒙求為名。題其首。亦每行注兩句。人名外  
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此附敘之。雖不配  
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字。  
凡五百九十人。爾云。

子光序

前言往行。載在經史。炳若丹青。然簡編浩  
博。未易研究。非真積力久。莫能撮其要。唐  
李瀚搜羅載籍。采古人行事著為蒙求。揣  
議聲韻。以類折偶。剪剔煩蕪。掇擷精英。事  
跡粲然。斑斑可攷。其於屬辭備閱。不為無  
補矣。然鮮究本根。類多舛訛。覽者病焉。豈  
翰之所載然歟。抑亦後世傳襲之誤也。予  
嘗嘉其用意。而惜其未備。於是漁獵史傳。



旁求百家窮本探源披華食實太抵傳記  
 無見而語淺謬妄者就加是正至於載籍  
 之中間有故實可以驟舉者仍掇其一二  
 大者附焉庶幾昭然若日星之麗天煥然  
 可觀命曰補注將以備遺忘而助討論不  
 亦文範之捷徑歟時己酉仲冬之月辛卯  
 吉日光祿大夫行右散騎侍郎徐子光序

- 一 王戎簡要二 裴楷清通三 孔明卧龍四 呂望非熊
- 五 楊震關西六 丁寬易東七 謝安高絮八 王導公忠
- 九 匡衡鑿壁十 孫敬閉戶十一 郅都蒼鷹十二 甯成乳虎
- 十三 周嵩狼抗十四 梁冀跋扈十五 郗超髯參十六 王珣短簿
- 十七 伏波標柱十八 傅望尋河十九 李陵初詩二十 田橫感歌
- 廿一 武仲不休廿二 士衡患多廿三 桓譚非識廿四 三商止訛
- 廿五 嵇呂命駕廿六 程孔傾盖廿七 劇孟一敵廿八 周處三害
- 廿九 胡廣補闕三十 袁安倚賴卅一 黃霸政殊卅二 梁習治最
- 卅三 墨子悲絲卅四 楊朱泣岐卅五 朱博烏集卅六 蕭芝雉隨
- 卅七 杜石生齒卅八 靈王出髻卅九 賈誼忌鵬四十 莊周畏犧
- 四一 燕昭築臺四二 鄭莊置驛四三 權靖二妙四四 岳湛連壁
- 四五 郤詵一枝四六 戴憑重席四七 鄒陽長裾四八 王符縫掖
- 四九 鳴鶴日下五十 士龍雲間五一 晉宣狼顧五二 漢祖龍顏
- 五三 鮑靚記井五四 羊祜識環五五 仲容青雲五六 叔夜玉山



五七 毛義奉檄五八子路負米五九江革巨孝六〇王覽友悌  
六 蕭何定律六一叔孫制禮六二葛豐刺舉六三息躬歷詆  
六五 管寧割席六六和嶠專車六七時苗留犢六八羊續懸魚  
六九 樊噲排闥七〇辛毘引裾七一孫楚漱石七二郝隆曬書  
七三 枚臯詣闕七四充國自賚七五王衍風鑒七六許劭月旦  
七七 賀循儒宗七八孫綽才冠七九太叔辯洽八〇摯仲辭翰  
八一 山濤識量八二毛玠公方八三袁盎却坐八四衛瓘撫牀  
八五 于公高門八六曹參趣裝八七庶女振風八八鄒衍降霜  
八九 范冉生塵九〇晏嬰脫粟九一詰汾興魏九二鼈令王蜀  
九三 不疑誣金九四卞和泣玉九五檀卿沐猴九六謝尚鷓鴣  
九七 泰初日月九八李野陽秋九九荀陳德星百〇李郭仙舟  
百一 王恠繡被百二張氏銅鈎百三丁公遽戮百四雍齒先侯  
百五 陳雷膠漆百六范張雞黍百七周侯山嶷百八會稽霞舉  
百九 李布一諾百〇阮瞻三語百一郭文遊山百二袁宏泊渚

百三 黃琬對日百四秦宓論天百五孟軻養素百六楊雄草玄  
百七 向秀聞笛百八伯牙絕絃百九郭槐白屈百〇南康猶憐  
百一 魯恭馴雉百二宋均去獸百三廣客蛇影百四殷師牛鬪  
百五 元禮模楷百六李彥領油百七魯褒錢神百八崔烈銅臭  
百九 梁竦廟食百〇趙溫雄飛百一枚乘蒲輪百二鄭均白衣  
百三 陵母伏劍百四軻親斷機百五齊石破環百六謝女解圍  
百七 鑿齒尺牘百八荀勗音律百九胡威推絊百〇陸績懷橘  
百一 羅含吞鳥百二江淹夢筆百三李廐清負百四劉麟高率  
百五 蔣詡三逕百六許由一瓢百七楊僕移關百八杜預建橋  
百九 壽王議鼎百〇杜林駭堯百一西施捧心百二孫壽折腰  
百三 靈輒扶輪百四魏顆結草百五逸少傾寫百六平子絕倒  
百七 澹臺毀壁百八子罕辭寶百九東平為善百〇司馬稱好  
百一 公超霧市百二魯版雲梯百三田單火牛百四江迫蒸雞  
百五 蔡裔墮盜百六張述止啼百七陳平多轍百八李廣成蹊



夏九陳遵投轄 夏十山簡倒載 夏十一淵客泣珠 夏十二交甫解佩  
夏十三龔勝不屈 夏十四孫寶自刻 夏十五呂安題鳳 夏十六子猷尋戴  
夏十七董宜疆項 夏十八翟璜直言 夏十九紀昌貫虱 夏二十養由號後  
夏二十一馮衍歸里 夏二十二張昭塞門 夏二十三蘇韶鬼靈 夏二十四盧充幽婚  
夏二十五震畏四知 夏二十六秉去三惑 夏二十七柳下直道 夏二十八叔敖陰德  
夏二十九張湯巧詆 夏三十杜周深刻 夏三十一王尹京 夏三十二鮑糾慝  
夏三十三孫康映雪 夏三十四車胤聚螢 夏三十五李充四部 夏三十六井春五經  
夏三十七谷永筆札 夏三十八顧愷丹青 夏三十九戴逵破琴 夏四十謝敷應星  
夏四十一阮宣杖頭 夏四十二畢卓甕下 夏四十三文伯羞鼈 夏四十四孟宗寄鯨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

# 王戎簡要

## 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素與戎父渾為友戎年十五墮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與之父籍每適渾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鄉倫也共鄉言不如共阿戎談歷官至司徒

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戎齊父曰鍾會薦於文帝辟相國掾及中郎郎缺帝問鍾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謂之王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祚探策以下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楷曰臣聞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負帝大悅累遷中書令

### 孔明卧龍

### 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自  
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烈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  
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  
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  
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諸葛  
號以亮為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西號曰  
隆中

卜曰田於潛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虜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  
遺汝師以之佐雷施及三王天子曰兆致是也史編曰編之  
太祖史疇為禹占得事隨兆兆於此文王乃齋三日

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為西伯  
本作非熊非龍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按後漢崔駰  
達書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  
獲非龍非虜非熊非龍所獲霸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 楊震關西

### 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  
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谷州郡禮  
命數十年眾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有鶴雀啣三鱸魚飛集  
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  
三合也先生自此外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  
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  
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  
已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為梁孝王



將軍作易說二萬言訓詁舉太詔而已

### 謝安高紫

### 王道守公忠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相粲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道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蔡錮終身遂棲遲東山常往臨安山中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餘始有任志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為同馬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已桓温威振内外安盡忠臣翼終能輯穆進中書監錄尚書事苻堅率眾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惣統功進太保薨贈大傅諡文

晉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姿識量清遠

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會帝出鎮江都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帝常謂曰卿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

### 匡衡鑿壁

### 孫敬閉戶

前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射策甲科元帝特為丞相西京雜記曰衡勤學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



不識名家富多書術乃與其客作而不求儻願得書遍讀  
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晝則以繩繫頭懸  
梁上竟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辟命不至

### 鄧都蒼鷹

十一 寧成乳虎

前漢鄧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  
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憐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都鷹門內  
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去竟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  
人象都令駢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嘗太后乃  
中都以漢法卒斬之 前漢寧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薪為中尉其  
治劾鄧都其廉弗如武帝郎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其

罪後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臣為小吏時成為濟南  
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  
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其暴如此

### 周嵩狼抗

十四 梁冀跋扈

晉書周嵩字仲智兄顛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中興時顛等並  
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  
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言  
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  
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  
弟讓小字也後顛嵩並為王敦所害謨歷侍中護軍世說抗  
直作狼抗晉書周顛傳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處仲王敦  
字也

後漢梁冀字伯卓褒親愆侯疎之  
元孫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瞠眦口吟舌言拜大將軍後暴滋



甚冲帝崩冀上質帝少聰惠知冀驕橫當朝羣臣曰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鳩殺復立桓帝而在害太尉李  
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乘輿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將軍在  
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  
恭已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無  
長少皆奔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  
吏賓客免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為空收冀財貨三十餘萬以  
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 郝超髯參

### 王珣短簿

曹書郝超字景興大尉鑒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善  
談論義理精微大司馬相温辟為參軍温英氣高邁空有所  
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許

為温主簿亦為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生簿能令公自君  
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丞相道之孫弱冠與謝玄為温掾温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  
必擁旌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孝武時為僕射  
領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掾與  
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  
所草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于姪因  
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隸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塔耳安悅時苻堅入寇朝廷  
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乃以玄應舉累進冠軍將軍  
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琰夾戰肥水苻堅眾奔潰弃  
甲鬻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 伏波標柱

### 博望三尋河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郎將數被進見  
為人明鬚髮眉自如畫閑於進對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  
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不用後交阯女子徵側等反蠻夷皆  
應之拜援為伏波將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醢酒勞  
饗軍士將樓船戰士進擊餘黨嶠南悉平後復請擊武陵五  
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  
試之援搥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  
之進營壺頭會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為  
漢之極界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武帝方欲  
事滅胡廼募能使者騫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  
節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大中大夫騫身所至  
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軍得以不封博望侯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  
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窮河源崑崙所謂崑崙者平舊注云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 李陵初詩

### 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殿監善騎  
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戰敗遂降焉初陵與蘇武  
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  
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  
恨恨不得辭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  
心悲平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節我  
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渠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零  
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始



前漢田橫狄人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為齊王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高帝召之適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而橫為亡虜其愧已甚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李周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 武仲不休

### 士衡患多

後漢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肅宗傳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明王功德最盛而席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頌宋頌十篇奏之由

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大同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一人遂薦之諸公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

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視華薦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

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羈旅入官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怨心譖之於穎穎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

我家絕無書汝能齋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



竹筒盛之繫其頸大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為常

### 桓譚非讖

### 王商止訛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後詔會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謂譚曰吾欲識决之何如譚曰臣不識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卒

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為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迺止果訛言上義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後為丞相為人多

質有威量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兒過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歎曰真漢相矣鳳怨商陰求其短卒為所中免相薨

### 嵇呂命駕

### 程孔傾蓋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戶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其高致每

### 劇孟一敵

### 周處二三害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及特條侯周亞夫為大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 晉周處字子隱



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自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暮年，州府交辟，仕晉為御史中丞。元所糾劾，不避寵戚。及武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誓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御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 胡廣補闕

### 袁安倚賴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詔章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累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溫柔，謙素常遜言，然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繁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不及共。李固趙茂杜喬議立清河王孫，而喬書依亦取梁冀妹，冀欲立之。廣戒憚冀，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君吾侯是為相帝，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天尉，又為京傳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成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甲肅宗末為司空，遷司徒。帝時，冀切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言，言國家事，未嘗不諍。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朝廷痛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二書生問安何之，安



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吏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 黃霸政殊

### 梁習自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百梅侍郎諸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府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罷郡州刺史以賢良高第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諫封外竟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兩魏于定國功名擬於治郡

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暴時書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諱幕府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大相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霸者文帝時復為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 墨子悲絲

### 楊朱泣歧

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黃謂曰憫其本同而末異

### 朱博烏集

### 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并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



魏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日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為大  
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  
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  
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從  
之適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坐事自殺  
蕭廣濟孝子傳前漢蕭芝之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千頭食味宿止  
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 杜右生齒

### 靈王出鬢

靈王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后少有姿色然  
長猶無齒有求求昏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簪之如素柰傳  
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職訪侯

服享一世供職王室其有問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  
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果王克終其世

### 賈誼忌鵬

### 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  
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為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  
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  
迺草具其儀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  
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終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其  
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鵬飛入舍止於坐隅鵬似鸞不  
祥鳥也誼既謫居長沙里瀛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  
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詎具道所以然之故。空夜半帝前。帝既醒。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馳拜。詔祭王。大德。死年三十二。孔融。遺賦云。昔賈生有識之士。忌茲鵬鳥。非子。曰。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綉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庖。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東。記曰。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其學本於老。子。著書率寓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盡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引此辭。應之。郭象。云。樂生者。畏犧而辭聘。

### 燕昭築臺

### 鄭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毋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賢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不下。者唯郭。郭即墨。餘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昭樂府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前漢鄭常時字。並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常時為大吏。戒門下客。客至。上貴。賤。亡留門者。執賓王之禮。以其貴。下人莫敢。士及官屬。承。史常引以為賢。於已聞入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後。脂罪起。為汝南太守。卒。家亡餘財。先是。下郵。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石。復為。



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罵其門曰：「死一生，適知交情；一貧一富，適知交態。」丁貴一賤，交情乃見。

### 瑾靖一一妙

### 岳湛連璧

晉書：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瑾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瑾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瑾筆勝靖，然有指法，遠不能及。靖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康、索紉、索永俱，誼大學，名馳海內。號「梅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擊將軍伯英，芝字也。

晉書：岳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顯，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索靖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義容觀與湛書友，書每行止，同輿，後西京都謂

之連璧也。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過之者，皆連手繫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為衆所疾，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湛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 邵詵一枝

### 戴憑重席

晉書：邵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壞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帝笑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

後漢：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詵博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詵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本憑作馮誤

### 鄒陽長裾

### 王符縫掖

前漢鄒陽齊人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王皆自  
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辭著名久之  
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略曰今  
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  
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願大王無忽主不納陽乃去從梁孝王卒為上客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  
俗以此遂不得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  
號潜夫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請規規卧不近既入而問卿前在

郡食鴈羨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  
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  
曰徒見一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後竟不在

鳴鶴日下

### 士龍雲間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靜有才理少與兄機齊  
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辟鴻臚見  
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雛後舉雲賢良與平入洛雲  
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  
因抗聲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  
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  
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運華撫手大笑刺史  
周俊召為從事謂人曰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官至中書侍郎  
與機同被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

孔說儒行孔子曰丘也衣赭衣關三木衣赭衣關三木



望章中有火趣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在  
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  
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文學自此談  
殊進

晉宜狼顧

漢祖龍顏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少聰  
明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為  
丞相辟為文學掾累遷相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皇帝帝  
內急而外寬猜忌而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  
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而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  
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  
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  
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降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鮑靚記井

羊祜識環

晉書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  
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  
洛書後遷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金以清  
德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銀乳母曰汝先無此物  
祜即詰鄰舍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  
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郎  
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文魏高貴卿公時公車徵拜中書  
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累



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贈大傅初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  
三公祐竟隨馬折臂仕至公而無子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  
明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襄陽百姓於祐平生遊憩之所建  
碑立商歲時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荊州人爲祐諱名云

### 仲容青雲

### 叔夜玉山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  
之游當世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絜目咸以率挂大布  
犢鼻褌於庭曰未能免俗歷散騎侍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  
音律自以爲遠不及疾之出補治平太守顏延年作五君咏

其一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晉嵇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義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  
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  
瑕寬簡有大量博覽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誓拜中散大  
夫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  
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與叔夜居山陽二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世說曰叔夜之爲人品若孤松之獨立  
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頽

### 毛義奉檄

### 子路負米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  
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  
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



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  
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喜乃為親屈所謂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者也章帝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常以八月  
長使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  
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粟因而  
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  
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 江革巨孝

### 王覽友弟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  
逃難備歷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  
泣言有老母離氣感歎有足感動人者賊不忍殺之革轉客

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建武末與母歸鄉里至歲時縣  
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  
鄉里稱江巨孝及母終舉賢良方正遷司馬長史肅宗崇禮  
之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巨孝之稱行於天下舊本巨作忠非

晉王覽字玄通母朱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  
涕泣忍持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後漸  
有時譽朱深疾之宥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  
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覽孝友恭  
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 蕭何定律

### 叔孫制禮

前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次血抵罪獨



削煩苛秦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先封鄼侯

前漢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博士號稷嗣君漢王為皇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安呼拔劍擊柱上益厭之通說上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使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為綿絳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行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謂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無敢喧譁失禮者席

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 葛豐剌舉

### 息躬歷詆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剌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開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稱光祿大夫

前漢息躬字

子微河內河陽人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長帝擢光祿大夫給事中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建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隨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之邀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 管寧割席

### 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



瓦石不異歌，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歌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羊敦亦原俱遊學，二人相善，故時人號為一龍，謂寧為龍頭，原為龍腹，歌為龍尾。

晉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更數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硠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累遷中書令，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軍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其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 時苗留犢

### 羊續懸魚

魏略：時苗字德胃，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為壽春令，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喪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

生時人皆以為傲，然由是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俟民病利，百姓歎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帝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十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驢，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於軍，席舉溫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 樊噲排闥

### 辛毗引裾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皆持節灌漿，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疾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宦者



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帝項伯常解蔽之嘗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卮酒彘肩嘗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磨喙出獨騎馬喙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喙幾殆

魏志辛思字佐治潁川陽

翟人文帝踐阼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郡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竟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竟曰陛下不以臣小且置之左右願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殿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袂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人急邪

魏曰今從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

### 孫楚漱石

### 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少藻卓絕姿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終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 枚舉詣闕

### 充國自贊

前漢枚舉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始乘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乘在梁時取舉母為小妻及東歸舉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舉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為



賦頌好曼戲以故得媿贖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前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為入沈勇

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宣帝時為後

將軍封營平侯神爵初諸羌背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

者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

戰備正必堅營壁充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

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闕而死可得邪充國引兵至先零虜奔

車重起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後孚州不煩兵而下遂

上屯田便宜十一事上聽其計後罷屯兵振旅而還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寵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等

策薨謚壯侯初充國以功德顯霍光等列書未央宮成帝時

畫而頌之

### 王衍風鑒

許劭月旦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既去濤目

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

當從古人中求耳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事亦理衍有盛才

羨兒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喜空言惟談老莊為

事每捉王柄麈尾與手同色議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

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累居顯職後進景慕歷

尚書令及右勳冠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大尉眾共

推為元帥舉軍為勦所破衍欲求自免勸勸稱尊號勸怒曰

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



事邪使人夜排墻填殺之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王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時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時郭太亦知人故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曰劭鄙其人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有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舉方正敦樸不就兄康亦知名汝南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 賀循儒宗

### 孫綽才冠

晉書賀循字子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童齒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證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為世儒宗

綽字與公馮翊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愁此金石非中官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都使諸公靈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 太叔辯給

### 摯仲辭翰

晉書摯虞字仲給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對畢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虞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強笑紛然於世云

### 山濤識量

### 毛玠公方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四十始為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備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不耳及居榮貴負慎儉約裴楷有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戎亦目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梁任昉為范雲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去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

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入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龍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矣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僕射復與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鼎也

### 爰盎卻坐

### 衛瓘撫牀

前漢爰盎字絲安陵人孝文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皇居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引卻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堯乎上適說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久居中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



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權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權託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二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諶曰公真大醉邪權不復有言賈佑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大保就第惠帝立以權錄尚書事賈佑怨且忌其方直不得驪已滌唐帝作詔免權官遂被害

### 于公高門

### 曹參趣裝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權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始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矜字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封平陽侯高祖以長子肥

為齊王以參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稱名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請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 庶女振風

### 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不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毋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遂結告天燕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江淹書曰皇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 范舟生塵

### 晏嬰脫粟



後漢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受業通經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閑仲叔之為人桓帝時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狷急常佩章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逃梁沛間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木陰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糧粒盡常自若聞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為齊相常食脫粟米不重味

### 詰汾興魏

### 敬小王蜀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誥汾嘗田於山澤見輪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羨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誥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

故時人諺曰誥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諱

蜀王本記曰荆人斃令死其屍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斃令以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九三

### 不疑誣金

### 下和泣玉

前漢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稱遷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見甚羨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未為御史大夫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主使玉人相之文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



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 檀卿沐猴

### 謝尚鵠鵠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為司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作沐猴舞失禮不敬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迺解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刻深喜陷害人又好言憂刺譏好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寬饒奏曰事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讎遂下吏自到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面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面席賓歎異及長善音樂博綜眾藝王導比之王戎長呼為小安豐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鵠舞一座傾想尚便著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入其率詣如此終衛將軍散騎常侍

### 太初日月

### 李野陽秋

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為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曹並坐玄耻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世說曰曹與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晉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桓彝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常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仕至征北大將軍

### 荀陳德星

### 李郭仙舟

異死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義音制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賓客望之以為神仙焉

### 王忱綉被

### 張氏銅鈎

後漢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步疾困憊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忱驚一戶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忱後署大度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復隨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雒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太恩又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由是顯名仕郡為功曹

羊輔央錄扶風張氏之先為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鴉從盛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鴉何來為禍飛上盛塵為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鳩乃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秋賂張氏想賣鈎與蜀客客家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鈎復為二千石後失鈎張氏遂衰



丁公邃戮

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  
滅丁公謂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入臣無效丁公也  
前漢高祖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  
敖敖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  
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  
封文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正生所憎羣臣所  
共知誰最其若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  
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  
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

范張雞黍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為友義字仲  
公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年舉孝廉俱在  
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  
亦以病免義後舉茂才讓於重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  
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二府同時俱辟並至待御史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  
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  
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慰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  
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  
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舊注引殺雞炊黍  
事無載



百七  
周侯山嶷

頁  
會稽霞段舉

世說曰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注晉陽秋曰嶷止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周侯謂周顛也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百九  
李布一諾

頁  
阮瞻三語

前漢李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君高祖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鑿錡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李布也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李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拜郎中後為

河東守布初不說辯士曹丘生生至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李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顧不羨乎何距僕深也布大說引為上客史記得黃金百斤不知得李布諾

晉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咸之子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辨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二語掾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厲芳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

郭文遊山

頁  
袁宏泊渚



晉書郭文宇文舉河內軼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游山林  
旬忘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  
杭大辟山中窮谷無入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  
無壁障時猛獸爲暴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常著鹿裘葛  
巾不飲酒食肉王道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臨安  
結廬山中

晉表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  
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  
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清辭文藻技遣問焉即迎升舟與譚  
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爲  
陽州刺史宏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  
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  
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要焉

黃琬對日

秦宓論天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辨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  
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  
多少瓊對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sub>言</sub>日食之餘如  
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深竒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  
孫拜童子郎不就知名京師獻帝初遷大尉坐免及徙西都  
起爲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爲首將李傕所害  
○蜀志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拜長水校尉其  
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饗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遣使促之  
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  
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夫有頭乎宓曰有在西  
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溫曰夫有耳乎宓曰夫處高而  
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夫有足  
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夫有姓乎宓曰  
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谷問如響應聲温大敬服宓之文辨皆此類舊本  
宓誤作宓

孟軻養素

楊雄草玄

史記孟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學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  
王皆不能用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是時天下方務合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  
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嘗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

前漢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雄少而好學不為章  
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  
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  
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徽名當世家產不過千金之無擔石  
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

事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一千石時  
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謂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  
曰解嘲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向秀聞笛

伯牙絕絃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  
好老莊之學莊周內外篇歷世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  
乃為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  
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嵇康善鍛秀為之  
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嵇博綜技  
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  
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  
亮追想曩者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為散騎常侍  
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呂氏春秋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無足爲鼓者

### 郭槐自屈

### 南康猶憐

晉書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阼李以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往來惠帝爲太子納槐女爲妃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使人尋之恐其過李氏李氏淑義有才行作女訓行於世舊本槐作愧非世說曰桓

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其有寵嘗著別齋後主聞與數十婢拔刃襲之值李梳頭髮垂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 魯恭馴雉

### 宋均去獸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法郡國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所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見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盡不犯境化及鳥獸堅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在事二年州舉尤異



去官吏人思之後為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濟有補益然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穿其後傳言虎相與食游度江

### 廣客蛇影

### 殷師牛鬪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潁陽人遷河南尹常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忽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漆畫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

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晉殷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為中庶子甚相親愛其父嘗患耳聾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彊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各後假節鎮江陵為桓玄追兵逼殺

### 元禮模楷

### 李彥領袖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元無所交接舉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大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入膺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震怒逮捕黨人收執膺等後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由是海內共相標榜指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是時朝廷網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各為登龍門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

晉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秀每賤嫌毋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毋曰微賤如此當應為示兒故也宣氏知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武帝時為司空秀儂學

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奏之藏於秘府制圖之體有六一日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六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按夷險之異

### 魯褒錢神

### 崔烈銅臭

晉書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元康之後網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貴無異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高克之於贏一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讀鼻官尊各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



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終

後漢崔烈涿郡安平人有重名

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人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後拜大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 梁竦啻食

### 趙溫雄飛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

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啻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不就肅宗納其一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諸竇恐梁氏得志為己害遂譖殺一貴人而陷竦以惡逆死獄中和帝立追封親愍侯

後漢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歲飢散家糧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遂為三公

### 枚乘蒲輪

### 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乘又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及孝王薨歸淮陰武帝即位乘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三不詣公車特徵拜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告歸帝東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 陵母伏劍

### 軻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廼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買人銜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官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 齊后破環

### 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敫女奇其狀兒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王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否后以小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環當環誤



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百九十九  
鑿齒尺牘

百四十  
荀勗立日律

晉書荀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  
稱荆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  
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  
之出為滎陽太守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  
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  
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  
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岐疑夙成十餘  
歲能屬文長博學達於從政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  
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既掌樂事又俗律呂並行於世勗  
於路途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  
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  
飯謂在坐人曰此勞新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軛舉世  
伏其明識後守尚書令勗又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悵  
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初太子婚未  
定勗與左衛將軍馮統伺帝間並稱賈充女才色絕世遂成  
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倖媚之譏帝素知太子闇弱  
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  
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百四十一  
胡威推縑

百四十二  
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魏為荆州  
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既至見  
父而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



祿之餘，威受之辭，歸卒取與質，帳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入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隨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為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文皆傳於世。

### 羅含吞鳥

### 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書即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謝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溫以為江左之秀，累遷長沙相。

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化之感。

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嘗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精文章。仕齊為侍中秘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太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蹙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詞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 李廌清貞

### 劉麟高率

世說李廌，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宦。王丞



相欲招禮之辟為府掾欲得接命笑曰茂弘乃復以爵假  
晉書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  
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遐逸重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  
長史麟之固辭居于岐陽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  
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九人致贈一無所受世說載麟之  
高率善史傳

### 百四七 蔣詡三逕

### 百四八 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兖州刺史以廉直為名王莽居  
攝以病免歸鄉里三輔决録曰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人  
求仲羊仲從之遊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盥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  
操飲飲訖掛於木上風吹漑漑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

### 百四九 楊僕移關

### 百五十 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為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弘農僕  
既有功耻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於是  
徙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故關為弘農縣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  
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文帝妹高陸公主  
拜尚書即武帝時拜慶支尚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  
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  
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  
不得施其微巧

### 百五二 壽王議鼎

### 百五三 杜林駁堯



前漢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爲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以爲非武帝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主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迺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賜黃金十斤

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拜侍御史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議者多同光武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林議終大司空

### 西施捧心

### 孫壽折腰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眉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眉彼知羨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羨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絕世之美越王勾踐獻之吳王夫差夫差璧之翠至傾國

後漢梁冀爲大將軍其妻孫壽封襄城君加賜赤綬比長公主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嗔粧隨馬髻折腰步趨齒笑以爲媚惑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及冀敗自殺

### 靈輒扶輪

### 魏顛結草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公喉夫熬其車右提彌明搏殺之宣子曰弃人用大雖猛何爲鬪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自山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宣子食之食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真諸臺以與之既而與公爲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問其各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左傳曰晉魏顆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給草以元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 逸少傾寫

### 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道從子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暇顛先割啗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體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道道子令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

郗夫人謂一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一謝傾筐倒屣見汝亦平平耳無煩復往一弟惜與曇也一謝安石與萬石也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人微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兒衍有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為荊州刺史為王敦所害

### 澹臺毀壁

### 子弋子辭寶

博物志曰澹臺字子羽渡河齋千金之壁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壁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左傳曰宋人得王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爲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 東平爲善

### 司馬稱好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惠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還國後朝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肅宗立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巡守幸其宮追感念蒼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幸其陵祠以太牢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入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不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木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如言亦大好

### 公超霧市

### 魯般雲梯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常百人自父黨夙儒偕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後隱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以疾辭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魯般也

### 田單火牛

### 江道莢雞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末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安平君

晉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殷浩請為謀議參軍遷長史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羗耳其斬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而擊之襄遂小敗道後遷太常

### 蔡衣問隕盜

### 張遼止啼

晉書蔡裔為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隕故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委以軍鋒焉魏志張遼字文遠鷹門馬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將軍善注曰江東少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正者

### 陳平多轍

### 李廣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少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為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父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負偁平隨至其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



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從高祖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尤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時為左丞相呂后時為右丞相又相文帝乃薨

前漢李廣隴西成

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馱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為用元狩中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感失道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之幕府上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矣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資曰天子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為京兆史放縱不拘後為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晉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

中為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徃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醉酺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



接籬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兇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 淵客泣珠

### 交甫解佩

舊注引博物志云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珠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今本無載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蓋鮫人也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華斐珮兩明珠大如雞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遂下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以與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珮顧二女忽然不見

### 龔爽勝不屈

### 孫寶自劾

前漢龔爽字君賓舍字君倩楚人一人相友並著名節世謂

楚兩龔哀帝時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恭後遣使即拜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復遣使者奉金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郡太守縣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勝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抱紳勝曰吾受漢家恩厚上以報今老且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地下見故主哉語畢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太山太守數日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潁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太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其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



無往教道不可識身誰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  
忠聞之慙上書薦察景平帝時為大司農

呂安題鳳

子猷尋戴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  
在嵇康兄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  
為忻忻言凡鳥也

晉王徽之字

子猷右軍義之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温參軍逢首  
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  
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  
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  
在剡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友人問其  
故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官至黃門侍  
郎

董宣彊項

翟璜直言

後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  
蒼頭白且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候之  
駐車叩馬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  
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聖德中興而  
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笞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  
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上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  
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  
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京師號為卧虎歌之  
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  
新序曰魏文侯  
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  
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長子。臣以此知之。文侯怒。逐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之。對曰。君仁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且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上卿。舊本翟璜誤作任座。

### 紀昌貫虱

### 養由號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自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豈而不瞬。以告衛。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寢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本紀昌誤作甘蠅。史記曰。養由基。楚將。善射。去揚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楚恭王復見百猿。遠避。命由基射之。由基始調弓。矯矢未發。乃抱樹而號。准學子曰。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 馮衍歸里

### 張昭塞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儼儼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而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塌壞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揚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槩於懷。貧而不哀。賤而不恨。適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真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衆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



朝見辭氣壯厲表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  
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用彌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  
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曼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  
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權  
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舍深自克  
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兒於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  
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蘇詔鬼靈

盧充幽婚

三十國春秋曰中牟令蘇詔卒後從弟節見詔乘馬晝日而  
行著黑介憤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詔曰死者為鬼俱  
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修文  
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盧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  
舊注引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

女墓充因獵逐麇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  
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亡父手札  
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  
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  
二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  
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二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  
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梳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仕  
數郡

震畏四知

秉去二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



謁子孫疏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石世  
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時為大尉為  
中常侍樊豐所譖而卒

後漢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為大尉每朝廷有得失  
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  
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二不惑酒色財也

###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  
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  
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為仁

也也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夫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  
令尹老終

###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為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每朝奏事語國家事曰吁天子忘食  
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辜自公卿以下至庶人  
咸指湯後為御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變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  
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內深刺骨為廷尉其治傲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資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百九三

### 二王尹京

百九四

### 一鮑糾慝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為郎成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遷諫大夫在朝廷常敢直言成帝選為京兆尹時帝舅王鳳輔政專權會日食章奏封事召見言

鳳不可任用宜選忠賢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怒之曰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激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非其罪眾度免之黃漢敬尊互見於後

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建武中為司隸校尉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其見釋如此父宣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為王莽所害子嬰中元初亦拜司隸校尉宣帝時官至太尉

百九五

### 孫康映雪

百九六

### 車胤聚螢

孫氏世錄曰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遊不雜



後至御史大夫

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祖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擢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 李充四部

### 并春五經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褚良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出外良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後為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

後漢并州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大學通五經善談論京

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并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舟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主求錢千萬約能致舟而別使人要劫之舟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并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鰲舟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鰲舟自是隱閑不關人事

### 谷永筆札

### 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永於經書沉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



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辨  
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主莽車政召為前  
輝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饋世盛稱五  
侯饋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  
卿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末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  
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嘗寄桓玄者其所珍惜  
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  
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  
色其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溫府嘗云  
愷之體中癡點冬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  
絕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 戴逵破琴

## 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善屬文能鼓琴乃一畫畫其  
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引其兄述述欣然  
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  
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  
有羨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其人云冥中  
高士求死不得死

## 阮宣杖頭

## 畢卓壺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弟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  
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醉暢雖當世富貴而  
不肯顧家無僮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泉  
間王衍與脩談甚言寡旨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



有室王敦等飲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後為太子洗馬避亂為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中常飲酒  
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  
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  
醉而去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  
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溫  
嶠長史

三五五  
文伯羞鮓

三五六  
孟宗寄鮓

曾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鮓小  
焉睹父怒相延食諸辭曰將使適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  
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奈養戶饗養上賓豈適於何有而  
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解而復之

吳錄孟仁字恭武本名宗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  
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  
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  
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  
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  
未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鮓冬節將至時  
筍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  
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終



我志本

請終  
四月廿日

一 史丹青蒲 二 張湛白馬 三 隱之感鄰 四 王脩輟社

五 阮放八雋 六 江泉四凶 七 華歆忤旨 八 陳羣感容

九 王濟懸刀 十 丁固生松 十一 姜維膽斗 十二 盧植音鐘

十三 桓溫竒骨 十四 鄧艾大志 十五 楊脩捷對 十六 羅友默記

十七 杜康造酒 十八 蒼頡制字 十九 樗里智囊 二十 邊韶經笥

二十一 滕公佳城 二十二 王果石崖 二十三 買妻耻難 二十四 澤室犯齋

二十五 馬后大練 二十六 孟光荆釵 二十七 顏叔秉燭 二十八 宋弘不諧

二十九 鄧通銅山 三十 郭况金穴 三十一 秦彭攀轅 三十二 侯霸卧轍

三十三 淳于炙輟 三十四 彥國吐屑 三十五 太真玉臺 三十六 武子金埒

三十七 巫馬戴星 三十八 宓賤彈琴 三十九 郝廣留錢 四十 雷義送金

四十一 逢萌挂冠 四十二 胡昭投簪 四十三 王喬雙鳧 四十四 華佗五禽

四十五 程邈隸書 四十六 史籀大篆 四十七 王承魚盜 四十八 丙吉牛喘

四十九 賈琮褰帷 五十 郭賀露冕 五十一 馮媛當熊 五十二 班女辭葦

五十三 王充闕市 五十四 董生下帷 五十五 平叔傳粉 五十六 弘治凝脂



五七楊寶黃雀五八毛寶白龜五九宿瘤採桑六〇漆室憂葵  
 六一章賢滿籥六二夏侯拾芥六三阮簡曠達六四袁耽俊邁  
 六五蘇武持節六六鄭眾不拜六七郭巨將坑六八董永白賣  
 六九仲連蹈海七〇范蠡泛湖七一文寶緝柳七二溫舒截蒲  
 七三伯道無兒七四嵇紹不孤七五綠珠墜樓七六文君當壚  
 七七伊尹負鼎七八甯戚扣角七九趙壹坎壈八〇顏驕蹇剥  
 八一龔遂勸農八二文翁興學八三晏御揚揚八四五鹿嶽嶽  
 八五蕭朱結綬八六王貢彈冠八七龐統展驥八八仇覽棲鸞  
 八九葛亮顧廬九〇韓信舛壇九一王裒柏慘九二閔損衣單  
 九三蒙恬製筆九四蔡倫造紙九五孔伋緇袍九六祭遵布被  
 九七周公握髮九八蔡邕倒屣九九王敦傾室百〇紀瞻出妓  
 百一暴勝持斧百二張綱埋輪百三靈運曲笠百四林宗折巾  
 百五屈原澤畔百六漁父江濱百七魏勃掃門百八潘岳望塵  
 百九京房推律百〇翼奉觀性百一甘寧奢侈百二陸凱貴盛

百三于木富義百四於陵辭聘百五元凱傳癖百六伯英草聖  
 百七馮異大樹百八千秋小車百九漂母進食百〇孫鍾設瓜  
 百一壺公謫天百二蒯訓歷家百三劉玄刮席百四晉惠聞蟻  
 百五伊籍一拜百六鄺生長揖百七馬安四至百八應璩三人  
 百九郭解借交百〇朱家脫急百一虞延刻期百二盛吉垂泣  
 百三豫讓吞炭百四鈕麀觸槐百五阮孚蠟屐百六祖約好財  
 百七初平起石百八左慈擲杯百九武陵桃源百〇劉阮天台  
 百一王儉墜車百二褚淵落水百三李倫錦障百四春申珠履  
 百五甄后出拜百六劉楨平視百七胡嬪爭樗百八晉武傷指  
 百九石慶數馬百〇孔光溫樹百一崔湯隱操百二許詢勝具  
 百三優旃滑稽百四落下歷數百五曼容自免百六子平畢娶  
 百七師曠清耳百八離婁明目百九仲文照鏡百〇臨江折軸  
 百一爨巴喫酒百二偃師舞木百三德潤傭書百四君平賣卜  
 百五叔寶玉潤百六彥輔冰清百七衛石髮鬢百八飛燕體輕



夏九玄石沉酒夏十劉伶解醒夏二趙勝謝覽夏三楚莊絕纓  
夏三惡來多力夏四蜚廉善走夏五趙孟疵面夏六田駢天目  
夏七張憑理窟夏八裴頠談藪夏九仲宣獨步夏十子建八斗  
夏一廣漢鈞距夏二弘羊心計夏三衛青拜幕夏四去病辭第  
夏五酈寄賣友夏六紀信詐帝夏七濟叔不癡夏八周兄無慧  
夏九虞卿擔簦夏十蘇章負笈夏一南風擲孕夏二商受崩涉  
夏三廣德從橋夏四君章拒獵夏五應奉五行夏六安世三篋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 史丹青蒲

##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二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偽託湛曰人



皆詐惡我獨許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  
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伋居  
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 隱之感鄰

### 王脩輟社

本傳晉書王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  
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  
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  
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筋為之悲泣謂韓康伯曰汝若居  
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廣  
州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贖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  
史州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  
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  
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閱  
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  
為司空掾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 阮放八僮

### 江泉四凶

字允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頹縱好飲酒温  
嶠更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  
為宏伯桓鑒為方伯胡毋輔之為達伯下邳為裁伯蔡謨為  
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兗州  
八伯蓋擬古之八僮也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  
其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  
江臬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策伯散騎郎  
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狠戾為鎖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陳羣感容

華僑譜序曰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徒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以不釋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小臧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慙長慶或作慙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蓋歲英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沐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檣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具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良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歲吾真為公乎卒如夢焉

### 姜維膽斗

###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維投戈放甲請鎮西將軍鍾會會厚待之步則同輩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大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因謂維等請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闕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

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工石靈帝時為尚書

### 桓溫奇骨

### 鄧艾大志

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甚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尋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嶠笑曰東爾後將易吾姓也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溫眼如紫石稜髮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減賦資使艾行陳頂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



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又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  
劉禪降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

### 楊脩捷對

### 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大尉震玄孫好學有後才為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廣之知狀忌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壻白嫖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嫖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二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壻白受字受字

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同入祠欲乞食了無作容為入強記從相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聖者歎伏

### 杜康造酒

###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務雖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劾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 樗里智囊

### 邊韶經筵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後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辨曾書曰假使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詩但欲眠恐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相帝時拜大中大夫著作東觀

### 滕公佳城

###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計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

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半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問舊行人皆云已久果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隨欲隨不隨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 買妻耻醮

###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負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苦日久待我富貴



報文功妻惠怒曰如公等終賊死溝中矣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命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因中給食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庶嘗卧疾齋宮其妻及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妻于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二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二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已不齋醉如泥

### 馬后大練

###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成人嘗久疾太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本傳作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媿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請罪鴻



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縠傳粉墨豈  
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子而光乃其六人

### 顏叔秉燭

###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  
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  
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  
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  
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  
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  
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  
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  
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幼胡陽公主新寡帝與  
共論朝臣徐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  
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友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  
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 鄧通銅山

### 郭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  
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虎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以夢中陰目求見通夜後穿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姓名帝  
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千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  
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賤死上  
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死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且莫若太子及太子入問疾上使醋癰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醋之太子慙是時心恨通宗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傲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人之竟寄死人

後漢郭况真定豪人光武郭皇

秦彭攀轅

侯霸朝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

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未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輠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斡因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彫龍炙炙穀過髮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有言斡智不盡如炙輠也衍輠謂一驪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庚敷俱為大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錦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為湘州刺史焉

### 大真王臺

###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析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惠姑屬公覓婿公自有婿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也後數日公報姑云已得婿處門地壻身盡不減嶠因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待中坐免官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 巫馬戴星

###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 郝廉留錢

###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



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 逢萌挂冠

###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尾盞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相頗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免卒雅

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列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會卒誓真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 王喬雙鳧

###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焉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



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  
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  
復為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及竟殺  
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  
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  
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  
求難老吾有二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  
猿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  
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  
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 程邈隸書

###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  
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省易

施之於徒隸也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  
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士人程  
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  
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  
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父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璿同遇害

### 王承魚盜

###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  
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圖與  
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  
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



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  
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  
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官出逢清道羣鬪  
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入逐牛牛喘吐舌吉止  
馭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  
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  
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  
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二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  
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  
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  
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  
者內謁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詰因赦天下郡

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為人深  
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聞知吉有舊恩  
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 賈琮褰帷

### 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傳  
車駟駕無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外車言曰刺史當遠  
視廣聽糾察義惠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部者褰  
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趾屯兵  
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斂過重民不  
聊生故相聚為盜賊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  
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友今見清平更不  
敢斂在事二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  
雒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鄉志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母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 馮媛當熊

###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况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樂

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雲及主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冷閱之賜黃金百斤

### 王充閱市

###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



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  
為江都相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  
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兩閉諸陽縱  
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布  
世甲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使  
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太儒善待之凡相兩國  
驕主止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  
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  
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及仲舒對冊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發之  
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太官

### 平叔傅粉

###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為吏部尚書駙馬

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容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又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義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目之庸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又形清仕為丹陽丞

### 楊寶黃雀

###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鳴臬所搏墜於樹下為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道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



時爲太尉。魏文帝時復爲太尉。震至。震四世太尉。德業相繼。晉毛寶字碩直。樂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郟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郟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刃。自投於水中。如見臨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 宿瘤採桑

###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頸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一。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

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主大勲。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爲石。出令甲官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適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爲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債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闔婦人



轉輸不得息

### 六二 韋賢滿篋

### 六三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後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者明其取青紫如悅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 六三 阮簡曠達

### 六四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因居父沒行遇大雪寒凍遂詣後儀令令為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表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操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 六五 蘇武持節

### 六六 鄭眾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



于欲降之，廼幽武置天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一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喻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節，大漢節對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二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之，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一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練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其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求曰：我天之織女。



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 仲連蹈海

###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倜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王貌非有求者焉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隱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 文寶緝柳

###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係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

前漢路温舒字

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嘗決曹吏又受春秋通



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悉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縶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任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大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謂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羣美顧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遺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舊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牢

###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入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



市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吞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其都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久之蜀人揚得意爲狗監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以爲郎

### 伊尹負鼎

###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研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褊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飲牛羶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 趙壹坎壇

### 顏驄蹇剥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學之甚偉持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聯書謝恩爲窮鳥賦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



昔鬻食其長指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執手延置  
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  
豈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  
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  
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  
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 龔遂勸農

###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海  
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以遂  
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持鋤鉤田坐堂慰勞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適為盜賊

次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  
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出作適躬率以儉約勸民  
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貴  
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京師會遂  
引入宮主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王之德  
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  
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  
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  
敏有材者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  
還歸為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  
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鈔行者與俱使



傳教令出入閨閣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  
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  
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 晏御揚揚

###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中嬰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  
為相御擁太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  
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  
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其妻為命婦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  
宗乘書讀且謂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  
召入攝襟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請  
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遂為博士

### 蕭朱結綬

###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康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  
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  
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任至御史大夫

### 龐統展驥

### 仇覽棲鷲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知



入鑿梓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土業農畢乃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入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久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奉資勉入大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 諸葛顧廬

###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二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于軍年五十四諡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咸得其要云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部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  
末謂上罵曰諸將亡以千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難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警後封楚王  
都下郢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 王哀柏慘

### 閔損衣單

晉書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少立操尚博學多能其父儀  
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  
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  
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  
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業我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  
聽借木哀作喪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

喪母父娶後妻生一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  
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靴父責之損  
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啟父曰母在二子寒母去  
二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二子平均遂成慈母

### 蒙恬製筆

###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玄龜負圖出周公  
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  
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  
志云蒙恬為秦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  
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  
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 九五 孔伋緼袍

### 九六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一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入  
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  
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  
之妄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  
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  
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  
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草絳布  
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  
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 九七 周公握髮

### 九八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  
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  
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  
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  
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壯短小一坐盡  
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  
與之粲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

### 九九 王敦傾室

### 百 紀瞻出妓

家文卷中  
三五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  
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謀逆而死割棺戮尸  
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  
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臉  
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  
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  
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

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  
顛問答之顏無怵色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 暴勝持斧

##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爲直指使  
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兵誅不從  
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攄爲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爲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  
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  
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  
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  
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 靈運曲笠

##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鄉欲仰心高遠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南史謝  
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  
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謝靈樂爲永嘉太守郡有各  
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



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上帝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一寶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兩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各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闕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勲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英拔士人皆如所鑒

## 屈原澤畔

##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



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泪羅以死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之

### 魏勃掃門

###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持令問者而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越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誦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構愍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嗾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衣為已子時賈后淫虐謐千預國事權侔人主

### 京房推律

###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諱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前漢翼奉字小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 甘寧奢侈

##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入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共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并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灑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鄉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一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 于木富義

##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軾之其僕曰于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于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于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于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于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

古列女傳楚王問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入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



齊人辭毋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百十五

### 元凱傳癖

百十六

###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讀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說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記其歎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章帝時齊相

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恣恣不暇草書守紙不身遺世先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

### 馮異大樹

百十七

###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蓋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明且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蓋肩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耶鄆乃更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  
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舍卒  
無妄亭豆粥漚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與誓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  
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寃千秋上急變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答  
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  
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公當爲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  
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十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 漂母進食

##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  
尊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  
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衆厚信曰能死  
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二市皆笑以爲怯及信  
爲楚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  
竟召厚已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幽具錄孫鍾少時家  
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  
鍾曰家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爲欲數代天子  
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  
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家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



權權生亮及休權孫和生皓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 壺公謫天

###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俟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文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罷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即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

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鄉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二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語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 劉玄刮席

### 晉惠聞蟻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魏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



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於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首謁席不敢視后赤眉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遺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家藏皆此類

### 伊籍一拜

### 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

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機捷類如此權甚異之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魏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 馬安四至

### 應璩二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奴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十五人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連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



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百一詩以諷焉。其略曰：前者隨官去，有人適我問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二人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 郭解借交

###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慕，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殺剽攻不休劫，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倫，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入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 虞延刻期

### 盛吉口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打禦劍盜，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緡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君廷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青筆，相向垂泣，謝承。后漢書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斬，妻夜執燭，盛吉持丹青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 百五十三 豫讓吞炭

# 百五十四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執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加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未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土遇我我故國土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責諸肴婦人載適朝省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麴賊之晨往寢門闢矣成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麴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二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 百五十五 阮孚蠟屐

# 百五十六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遣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嘗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請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詰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開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



遊之子蘇峻赴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 初平起石

### 上江慈擲杯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起及弟初平改為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

入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

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表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一斛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狀仰欲落不落一坐鴨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少具在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贈之恨無可盡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公之增一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 武陵桃源

#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  
 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  
 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  
 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  
 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告之使邀還家為設酒  
 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  
 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請太  
 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  
 迷失道路暈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  
 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  
 有胡麻飯屑一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  
 山山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  
 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還家戶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  
 帷設七寶饗路非世所有左右自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  
 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千客將三五桃至  
 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  
 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  
 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往半年天氣和  
 適當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  
 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  
 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



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 王儉墜車

###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開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濡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器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正虞夏伊呂異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又有牛墮并管救宜慶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

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時遷吏部尚書有入求官帝神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貳於高帝死其事

### 李倫錦障

###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貴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綉綉理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餽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



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鄉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此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入於春申君春申君金帛之於上金趙使欲多楚為壽明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 甄后出拜

###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空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俯以頭伏楯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滅死輸作

### 胡嬪爭擣

###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幸其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始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口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然芳蒙幸始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尖遂傷土



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也百五焉生武安公主也

### 石慶數馬

###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九號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里舉字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九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入臣大罪有所薦舉惟恐入之間知沐且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谷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

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大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九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百五

### 崔湯隱操

### 許詢勝具

晉書崔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屢舉不膺世事耕而石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辭命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



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乃似爾耳許曰臣能包首固當  
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 優旃滑稽

###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公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  
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女汝  
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  
益幸雨立我雖短無沾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  
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  
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二世笑而  
止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也郡落下閔與焉都分  
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  
寸則一尺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律分而終

去止字誤  
フナカ

復二覆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  
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賈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

### 曼容自免

### 子平畢取女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  
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

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  
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  
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  
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 師曠清耳

###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  
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



者將知不謂臣切為君耻之至師洵果知鐘之不謂是師曠  
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百步  
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觀也

### 仲文照鏡

###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  
現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洛陽太  
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二歲坐侵  
廟墻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  
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  
中尉到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監田燕數萬疇  
王置家上百姓怜之

### 樂巴喫酒

### 偃師舞木

神仙傳樂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  
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喫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  
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且耆老皆入  
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喫酒為雨以滅  
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  
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  
尋問之旦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  
漢

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  
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偕者王視  
之越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主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衛並觀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欲誅。德潤師，優師立割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乃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而已。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 叔寶王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曜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玠舅驃騎將軍王濟傳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安堵王潤。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羨如此。

### 衛后髮髮真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子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魏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詭者武帝被霸上還過主既飲詭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太子敗亡后自殺

前漢飛燕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命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姊弟頗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一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

### 玄石沈酒

###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十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十日滿酒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十日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緹宇宙齊萬物為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持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嘗祝鬼神曰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酌肉類然後醒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



尊奉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屑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登壇嘗為建  
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董皆高第得調伶獨  
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 趙勝謝甃

###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  
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自甃者繁  
散行及義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門請曰士之不  
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  
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咸餘賓  
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甃者以為愛  
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甃者門謝焉後乃復  
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  
有引義人衣者義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  
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餘人皆  
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懼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箭  
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 惡來多力

###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  
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石北  
方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兇皇甫謐曰作石棺於北方

### 趙孟疵面

###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今史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  
曰諸事不決問疵面  
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



### 張憑理窟

### 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閭所推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未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舡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敏於事知名中丞周彌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言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焉

### 仲宣獨步

###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表而體弱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柰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持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

魏志卷中

四十七



子建獨得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 廣漢鈎距

###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擿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入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在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三為侍中與太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二人者言利事析秋毫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 衛青拜幕

###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公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給事建章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關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路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好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從



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后置大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入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一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 鄴寄賣友

### 紀信詐帝

前漢鄴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入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鄴寄賣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詐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 濟叔不癡

###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想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益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義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百八九 虞卿擔簦

百九十一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躡擔簦說趙孝成王二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百九 南風擲孕

百九二 商受訥涉

晉惠帝賈皇后各南風父充位二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璿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羨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並稱充女之羨乃定督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共廢放

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大保衛璿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  
書秦誓曰商王受訥朝涉之歷剖賢人之心

百九三 廣德從橋

百九十四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后拜御史大夫為入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耐奈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劾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六十九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鄧暉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暉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暉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道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侯帝嘗出獵夜還暉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每遷長沙太守

百九十五  
應奉五行

百九十六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經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閉扇出坐上面視奉奉去后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即用蓋其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一 相如題柱 二 終軍棄繻 三 孫晨蓐席 四 原憲系樞  
 五 端木辭金 六 鍾離委珠 七 季札挂劍 八 徐穉置芻  
 九 朱雲折檻 十 中屠斷鞅 十一 衛玠羊車 十二 王恭鶴望  
 十三 管仲隨馬 十四 倉舒稱象 十五 丁蘭刻木 十六 伯瑜泣杖  
 十七 陳達豪爽 十八 田方簡傲 十九 黃向訪主 二十 陳寔遺盜  
 二十一 龐儉鑿井 二十二 陰方祀窟 二十三 韓壽竊香 二十四 王濛市帽  
 二十五 勾踐投醪 二十六 陸抗嘗藥 二十七 孔愉放龜 二十八 張顥墜鵲  
 二十九 田豫儉素 三十 李恂清約 三十一 義縱攻剽 三十二 周陽暴虐  
 三十三 孟陽擲瓦 三十四 賈氏如臯 三十五 顏回簞瓢 三十六 仲蔚蓬蒿  
 三十七 麋竺收資 三十八 桓景登高 三十九 雷煥送劍 四十 呂虔佩刀  
 四十一 老萊班衣 四十二 黃香扇枕 四十三 王祥守柩 四十四 蔡順分椹  
 四十五 淮南食時 四十六 左思十稔 四十七 劉惔傾釀 四十八 孝伯痛飲  
 四十九 女媧補天 五十 長房縮地 五十一 季珪士首 五十二 安國國器  
 五十三 陸玩無人 五十四 賈詡非次 五十五 何晏神伏 五十六 郭奕心醉



手常林帶經五八高鳳漂麥五九孟嘉落帽六〇庾凱臨幘  
六一龍逢板出六二張華台圻六三董奉活爨六四扁鵲起甕  
六五寇恂借一六六何武去思六七韓子孤憤六八梁鴻五噫  
六九蔡琰辨琴七〇王粲覆棊七一西門投巫七二何謙焚祠  
七三孟嘗還珠七四劉昆反火七五姜肱共被七六孔融讓果  
七七端康相代七八亮涉臨坐七九趙倫磨怪八〇梁孝牛禍  
八一桓典避馬八二王尊叱馭八三鼂錯峭直八四趙禹廢屠  
八五亮遺巾幘八六備失匕箸八七張翰適意八八陶潛歸去  
八九魏儲南館九〇漢相東閣九一楚元置醴九二陳蕃下榻  
九三廣利泉涌九四王霸冰合九五孔融坐滿九六鄭崇門雜  
九七張堪折轅九八周鎮漏船九九郭伋竹馬百〇劉寬蒲鞭  
百一許史侯盛百二韋平相延百三雍伯種玉百四黃尋飛錢  
百五王允千里百六黃憲萬頃百七虞駿才望百八戴淵峰穎  
百九史魚黜殯百〇子囊城郢百一戴封積薪百二耿恭拜井

百三汲黯開倉百四馮煖折券百五齊景駟千百六何曾食萬  
百七顧榮錫炙百八田文比飯百九稚珪蛙鳴百〇彥倫鶴怨  
百一廉頗負荆百二須賈擢髮百三孔翊絕書百四申嘉私謁  
百五淵明把菊百六真長望月百七子房取履百八釋之結鞅  
百九郭丹約關百〇祖逖誓江百一賈逵問事百二許慎無雙  
百三婁敬和親百四白起坑降百五蕭史鳳臺百六宋宗雞窓  
百七王陽囊衣百八馬援薏苡百九劉整交質百〇五倫十起  
百一張敞畫眉百二謝鯤折齒百三盛彥感蠮百四姜詩躍鯉  
百五宗資主諾百六成瑨坐嘯百七伯成辭耕百八嚴陵去釣  
百九董遇二餘百〇譙周獨笑百一將閭仰天百二王陵呼廟  
百三不占殞車百四子雲投閣百五魏舒堂堂百六周舍鄂鄂  
百七無鹽如漆百八姑射若冰百九邾子投火百〇王思怒蠅  
百一苻朗皂白百二易牙淄澠百三周勃織薄百四灌嬰取繒



夏九馬良白眉夏阮籍青眼夏黥布開關夏三張良燒棧  
夏三陳遺飯感夏陶侃酒限夏五楚昭萍實夏六束皙竹簡  
夏七晏倩三冬夏八陳思七步夏九劉寵一錢夏十廢范五袴  
夏二犯毓字孤夏三郗鑒吐哺夏四荀弟轉酷夏五嚴母掃墓  
夏五洪喬擲水夏六陳泰挂壁夏七王述忿狗夏八荀粲惑溺  
夏九宋女愈謹夏十敬姜猶績夏鮑照篇翰夏陳琳書檄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

# 相如題柱

##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名  
犬子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誓為郎事景帝為  
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  
卓王孫分與財物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印符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使西南夷拜相如中  
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  
郊迎縣令負弩失先驅蜀人以為龍於是卓王孫臨印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  
相如略定西南夷印符舟馬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  
邊關益允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  
丈夫不棄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



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關下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 孫晨藁席

### 原憲桑樞

三輔次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取

莊子曰原憲居曾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以為甕牖而褐以為塞一室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草冠緋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

### 端木辭金

###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向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文陞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太司農詔賜意意得珠玕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為



魯相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以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子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改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祖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穉為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與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僞也遣茅容追及之共言穉穉

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盜虜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個儻大節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



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  
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後當治殿檻上  
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雲自後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  
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  
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  
游剛以隴西未平不宜宴安逆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  
輪帝遂為止以數切諫失旨出為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  
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剛轉作綱

### 衛玠羊車

###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觀者傾都拜太  
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  
鯤惟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  
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求  
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乎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  
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色玠以  
敦豪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  
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謂彼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

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  
望為著作佐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  
化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  
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  
仙中人也恭為性不弘闇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

### 管仲隨馬

###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明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仍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披被披被  
誤



水隰明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仅存木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明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必師聖人之智不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允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 丁蘭刻木

###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非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一國史瑜作俞

### 陳逵豪爽

###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晉陳逵字道林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入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 黃向訪主

### 陳寔遺盜

舊注云後漢黃向字彥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曰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上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誡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釋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二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九二 龐儉斃金井

九三 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工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斃金井得銅漆富因

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問之奴曰婦文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櫛大母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斃金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封原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于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弘大至識二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九四 韓壽竊香

九五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悅焉女大感



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逆端  
羨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為通駁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於  
厚相贈結吟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  
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壽其  
女密盜以遺壽察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  
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

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為曲所  
礙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羨譽善隸書羨姿容嘗覽鏡自  
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  
媿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終司徒長史

六五 勾踐投醪

六六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外分菽粒而食之子發  
朝夕芻豢梁秦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

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罍者王使人  
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羨而士卒戰自五  
也異自有獻一囊糲糲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  
足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外分菽粒子獨芻豢秦  
梁何也子非吾子無人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爲吳將晉平南將軍羊祜鎮  
南夏石城以西盡爲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  
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  
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服之無疑  
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嗚以爲華元子及復見於  
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  
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  
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足彰其德於祜無復也抗終  
大司馬荊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顥隨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掾後以諫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回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二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隨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顥令掘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時為太尉

出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滎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

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因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御祿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秋私遺悉簿藏官不人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為山川屯田聚落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艸為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掇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戚遷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蠻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以廢格沮事弃市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千石中最高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 子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父收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其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頓而反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驪茂

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管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

天官博物善文又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一輔重焉

### 麋竺一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麋竺一字子仲東海响人仕先王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



日世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世求等載行可  
數里婦謝去謂世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虞世家感君見  
載故以相語世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  
緩行日中火當發世乃還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齋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  
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且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  
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  
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月登山  
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  
未可圖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  
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  
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  
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  
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劍華  
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  
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  
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  
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  
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投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鱗鬣有文章投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  
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

徐州刺史請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  
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  
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爲三公臨薨以  
刀授覽曰汝後必興定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嗣於江左



老萊班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登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班衣之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温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

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鄰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柩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柩而泣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家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棹赤黑異哭盛之赤肩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雙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戈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傳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

成當以覆酒壺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 劉惔傾釀

###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舊本惔作既誤

世說士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常無事但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 女媧補天

### 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子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



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為縊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忍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能醫療衆疾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 季珪士首

###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群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林嘆從弟小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終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毓亮允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祖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 陸玩無人

###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瑀吳人器量淹雅累轉尚書散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三良既沒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



者以為知言玩曩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時人莫知唯關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 何晏女神伏

###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辨在易及老子年二十餘卒何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

言天人之際乎僂云神伏出世說無載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太康中為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 常林帶經

###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魏河內温人避地土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殊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後舉直言到公車託病隱身漁釣



五九 子孟嘉落帽

六十 庾凱墮幘

晉書子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曰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

晉書庾凱字子嵩潁川鄆

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凱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翼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間凱凱頽然已醉幘墮机以上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圻

舊注引論語陰嬖譏曰庚子之目金板射書出地庭中日臣族扈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日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扈王王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官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關王扈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置數有妖怪少子建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



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之以志正為趙王  
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  
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從居載書二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  
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 董奉活爨

### 扁鵲起甯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  
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頰稍搖  
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  
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十萬  
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舍宣語欲買杏者但自  
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以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  
杏虎逐醫死家人知送杏還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  
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  
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奇之出其懷  
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  
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魏虢太子死扁鵲  
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間太子蘓乃使子豹為五疔之灸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  
灸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  
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鄆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  
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自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  
小兒醫黃帝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  
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史扁鵲傳索隱云按言五分之灸  
者謂灸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  
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諡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絡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坐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二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各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

公蜀郡郫縣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為入仁厚好進士將太稱人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以於儒者問儒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相陰誅不附已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為入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隱霸陵山中以



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 蔡琰辨琴

### 王粲覆棊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舊註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魏志：上蔡，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

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棊為覆之，棊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弄作等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辨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為鄉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閱筆，不能措手。

### 西門投巫

###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媼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



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媪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一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 子血嘗甘還珠

###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入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鑿車

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後漢劉昆字桓玄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崑鼂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 姜肱共被

###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以被韜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窟伏



賣上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朕性篤孝事繼母年以嚴厲朕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小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燁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 端康相代

### 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收徵為大僕康

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吳錄紀陟字子士丹陽人吳王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註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雘

### 趙倫瘤怪

###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諡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愍懷太子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權衡遂恣心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儼



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  
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中得異  
鳥問皆小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焉倫  
使錄小兒並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高如故並失所在倫  
目上有瘤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  
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  
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  
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  
殺之上出此怨望於王益疎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  
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王惡之病薨王不死時財  
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贊曰怙親  
二歲年禍告焉

# 相典避馬

## 王尊叱馭

後漢相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官  
官典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懼為之語曰行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忤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勸學問能史  
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涿郡太守徐明薦尊少安又在  
閭巷上召尊為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  
邛邛九折取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  
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  
吏歸附其威信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  
躬率吏民投沉白馬請以身填益隄而水波稍却河還吏民  
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千斤卒官吏民紀之



舊本會誤作遵

# 鼂錯峭直

## 趙禹廉倨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郊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二十章諸侯謹讓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袁盎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群臣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潁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為人所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及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 亮遺巾幘

## 備失七箸

晉書諸葛亮帥眾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明督步騎一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毘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毘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士乃退不敢備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王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夙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  
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王少時與諸小兒  
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王垂手下膝顧目見  
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  
兵先王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  
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  
足數已先王方食失匕箸本初表紹字

### 張翰適意

###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  
為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  
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美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  
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回敗人皆謂之見

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  
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太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  
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  
形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吾  
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  
畝種秫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  
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適酒則  
飲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  
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  
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 魏儲南館

### 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嘗與元城令王質書其略曰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亡心既切思六經逍遙百氏揮素  
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等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淫  
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傲自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  
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  
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  
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  
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太子擢  
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  
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數  
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  
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賔  
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  
雖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王父偃徒董仲舒膠西賢弘力也

### 楚元王置醴

###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小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  
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設  
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  
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  
王之意怠不夫楚人將錮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  
為道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  
白公獨留王稍潘暴二人諫不聽廢之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  
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  
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在威政屬城  
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嘗繫之士



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為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

### 廣利泉涌

### 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從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令霸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

未畢數騎而水解上謂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 孔融坐滿

### 鄭宗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袁曹方成而融無所叶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祕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太族世與王家相嫁娶茂平陵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



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从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宗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譎害宗奏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木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 張堪折轅

### 周鎮漏船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義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卽位拜蜀郡太守又爲漁陽太守捕擊姦獠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棗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計好前公孫述破

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市聞歎息

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船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之今本無載

### 郭伋竹馬

###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一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相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



郡溫仁多怨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卽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  
經竟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  
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憲伺嘗胡會其嚴  
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  
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 許史侯成盈

###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  
爲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  
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  
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良娣  
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未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

皆遭室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  
兄恭口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  
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  
將軍丹左將軍

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  
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  
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爲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疾篤不應  
召成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  
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  
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十石月餘卒子晏以明  
經歷位太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

### 雍伯種玉

### 黃尋飛錢

搜神記羊公字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



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以給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

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王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誓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真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

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屬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友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表閔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盟譬諸沉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涓之不可濁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宏字世說千作萬消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守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道嘗謂曰孔  
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  
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  
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  
峯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  
復作劫邪淵泣涕投劍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 史魚黜殯

###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  
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  
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  
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  
言告公公愕然失色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恒欲進賢而

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  
伯玉為上卿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  
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  
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  
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  
為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諡之共楚徙都郢未有  
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 戴封積薪

###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  
郎遷西華令汝穎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  
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  
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諸縣囚四



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帥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龍上書求救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空蒙爵賞遂拜驃都尉

百十三  
汲黯開倉  
百十四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抗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  
日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



缺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缺歌曰  
長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君問煖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  
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為文收債於薛者煖署曰能煖  
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  
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債賜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  
廐羨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切為君市義矯命以債賜諸  
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後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  
幼迎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百十五  
齊景駟千

百十六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晉書何曾字穎孝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武  
帝踐祚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戲弄

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  
侈帷帳車服窮極綺羅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朝見不食太  
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餠上不拊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  
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恣無度帝以其重臣一  
無所問

百十七  
顧榮錫炙

百十八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吳平陸陸同人洛  
魏二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  
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允有欲炙之色榮  
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其味及  
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終設  
騎常侍

孫父嬰為齊相卒文帝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以人



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魯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已飯不食輒食辭  
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之文相  
齊潛王潛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孟嘗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 稚珪蛙鳴

百九  
彦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風  
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馮元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莖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  
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  
吹侯之間君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晏有斬色在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清麗長於佛理者

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大學諸生慕  
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為縣  
令過鍾山車堂孔稚珪作北山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  
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 廉頗負荆

百九  
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有  
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又素賤  
人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  
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  
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  
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  
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獨畏廉將軍哉頗念強秦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



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罪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宰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

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齊怒使舍人箝擊雎雎待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齕齕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爲客卿遂爲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雎微行夜斂衣步見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緇袍賜之雎取太車駟馬爲賈御入相府乃先人賈待良文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朔

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權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緇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 孔翊絕書

###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爲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孝文時相遷至丞相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受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人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太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君釋之



# 淵明把菊

# 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以齋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簞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然後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侯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雖門陋巷晏如也王道深器之後

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賞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温嘗問會稽王惔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六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望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惔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夏七

# 子房取履

百五十八

# 釋之結轂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上謂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駁之為其老廼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也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知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日自視其書過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實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高祖人言皆不省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持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廼封為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貴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老人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曰吾職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職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廷尉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卿使結職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 郭丹約關

###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置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賞符人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祖逖字士雅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心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皆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共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無贈重騎將軍士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  
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  
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一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  
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儼儼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  
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  
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  
後世稱為通儒

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  
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  
藏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  
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羨膏腴之  
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  
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  
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  
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使辨士  
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  
與大父抗禮哉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  
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白起郢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墨數批  
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子趙  
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復聞反間之言因使括



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一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以為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挾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十二萬人趙人大震

### 蕭史鳳臺

### 宋宗雞窓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上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妻字弄玉下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雞窓宮中時有簫聲  
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常著窓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切菜大進嘗作買

### 王陽囊衣

###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木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各稱稱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譏之者以為前所載選皆明珠文犀兵祐傳兵悞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悞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音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



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悛乃止撫其首曰兵氏世不乏季子矣

### 劉整交質

###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徃整塾停住十一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析契鍾庾而檐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鎮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不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為會稽蜀郡

太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籍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子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二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徃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一千石俸終其身

### 張敞畫眉

###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笞桡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宣帝閱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能弗備責也。後為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東海士越辟為掾，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齒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人。終豫章太守。

### 盛彥感蠮

### 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撫持，婢念恨，伺彥暫行，取蠮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侍郎。吳平

### 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允

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犯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乎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陵令。

### 宗資主諾

###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殖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內，帥獲印



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譏諷各樹朋徒沈際漸成由是丹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私農成瑨但坐嘯九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伯武之類皆字也舊本宗誤作宋一本范滂字孟博為汝南太守請宗資為功曹郡人謠曰云云後漢岑暉字公孝南陽人太守成瑨請為功曹郡人謠曰云云

### 伯成辭耕

### 嚴陵去釣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

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二友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沮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朗曰太史奏客星犯帝坐其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耶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 董遇三餘

### 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米相負取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



以三餘多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喜書禮禮雖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手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為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 將問仰天

###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問昆弟三人二世胡多信趙高之諫囚於內官議其罪使使令將問曰公子不臣罪當死更致法焉將問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賚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後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問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二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字彥雲太原初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康嘉平二年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太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頃仰鵠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逵為祟遂薨

### 一一疏散金

###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父子並為師傳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切成身退天之道也豈如歸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  
乞骸骨許之上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鄉大夫故人  
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  
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  
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  
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  
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  
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綬為  
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  
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令佗稱臣  
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佗中大夫孝惠時病危以好時田地善  
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  
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入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  
得寶劍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  
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  
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 慈明八龍

### 禰衡一鷄

後漢荀爽字慈明穎川潁陰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  
補朗陵侯相益事明理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緝清素汪爽  
肅爽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一通春秋論語太  
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耽思經書慶弔不行敬命  
不應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執  
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  
事二百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內從遷都長安  
爽見卓忍暴必危杜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遊穎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文若曰：「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各推善。孔融、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衡，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有『雲鳥』之語。不如此一鷄，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遂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 不占殞車

### 子雲投閣

新亭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佛者曰：快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楊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賢位毀，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又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于棊，四裔辭所連及，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取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秦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朝。」言譏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負從，遊學而侯，若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矜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第人所養居宅里者二當出責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實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故屬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樸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意無患識者稱其達命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

有子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

簡子曰大夫無辜吾聞卜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謬

無鹽如漆

姑射若米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在右闥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殆王於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詔號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國大安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綉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餅米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閣曰夷射姑蘇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林廢于鐘晨懼遂卒莊公下急而好察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諡處小使廢隨也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踉蹌之

### 苻朗皂白

### 易牙淄澠

晉書苻朗字元達洛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誓王為設盛饌極江左精育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知其言或以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皂白之色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

### 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識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注易牙齊桓公嬖臣知味者也

### 周勃織薄

### 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浦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疆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舊本薄作布非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拔下嬰以都史大夫將軍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二十八人共斬籍以功賜爵穎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 馬良白眉

### 阮籍青眼

馬良白眉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或有方名鄉里為之謔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

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醇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拔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 黥布開關

###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姓萊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欣然笑曰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舊屬亡之

江中為羣盜眾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侯立布為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後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後道

### 陳遺飯感

###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餚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都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逵



嘗過侃時舍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有  
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  
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  
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  
下榻憂艱辛在幕下一客來吊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  
鶴飛冲天而去

### 楚昭萍實

### 束皙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  
人取之王恠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  
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匪獲焉帝者返王遂食之  
大羹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  
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  
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徙  
居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為佚著  
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  
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  
今文寫之皙佐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  
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  
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  
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 曼倩三冬

###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歷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  
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衛擊有以千  
數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二十文史  
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一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一十一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一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斯文辭不遠高自稱譽上傳之令待詔公車後常為郎與校尉郭舍人俱在左右詠唱而已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作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其在金下然豆在金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 劉寵一錢

###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有肩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也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軍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之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

京兆杜陵人肅宗時遷蜀郡太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備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曩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中歸

### 汜毓字孤

### 郗鑒吐哺

晉書汜毓字雅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



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郝璽字道徽高平

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  
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鹽名  
德傳共飲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  
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璽於是獨  
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一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適至  
護軍翼刻縣令璽堯翼追撫身之恩解職席苴心喪三年

### 荀弟轉酷

###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兖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  
筆盈積斷矣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  
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  
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  
哭之流涕曰我鄉者兖州刺史矣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此

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且加斬戮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  
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  
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  
之豪傑侵小民者以受內之眾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  
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察文自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  
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閣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  
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夫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  
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其官東  
海號曰萬石嚴姬



百八三  
洪喬擲水

百八四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魏志陳泰

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即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百八五  
王述忿狷

百八六  
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年二十尚未知愛或人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

得臍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踴重任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癡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荀粲傳曰

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且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粲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傳報往嘯粲不哭而神傷故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得得而遺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

百八七  
宗女愈謹

百八八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二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略遺外妻其厚女



宗之媼曰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  
為分者也吾媼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  
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表之表其間號曰  
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  
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  
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以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  
歎曰曾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昔聖王處民男女  
效績否則有辟古制也又出魯語

### 鮑照篇翰

###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  
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昭執  
然曰十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

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  
十匹尋擢為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  
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魏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與州表紹  
使典文章表兵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  
謀祭酒晉記至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  
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  
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  
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  
增損魏文帝與其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  
詔翩翩致足繼也

### 浩浩萬古

###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何千卷况搜神列異浩浩雜書  
雖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此甄異忍難  
全備也

芟煩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徒欲強記洽聞然恐展閱齒  
落所以芟除餘冗採摭精華冀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披音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終



